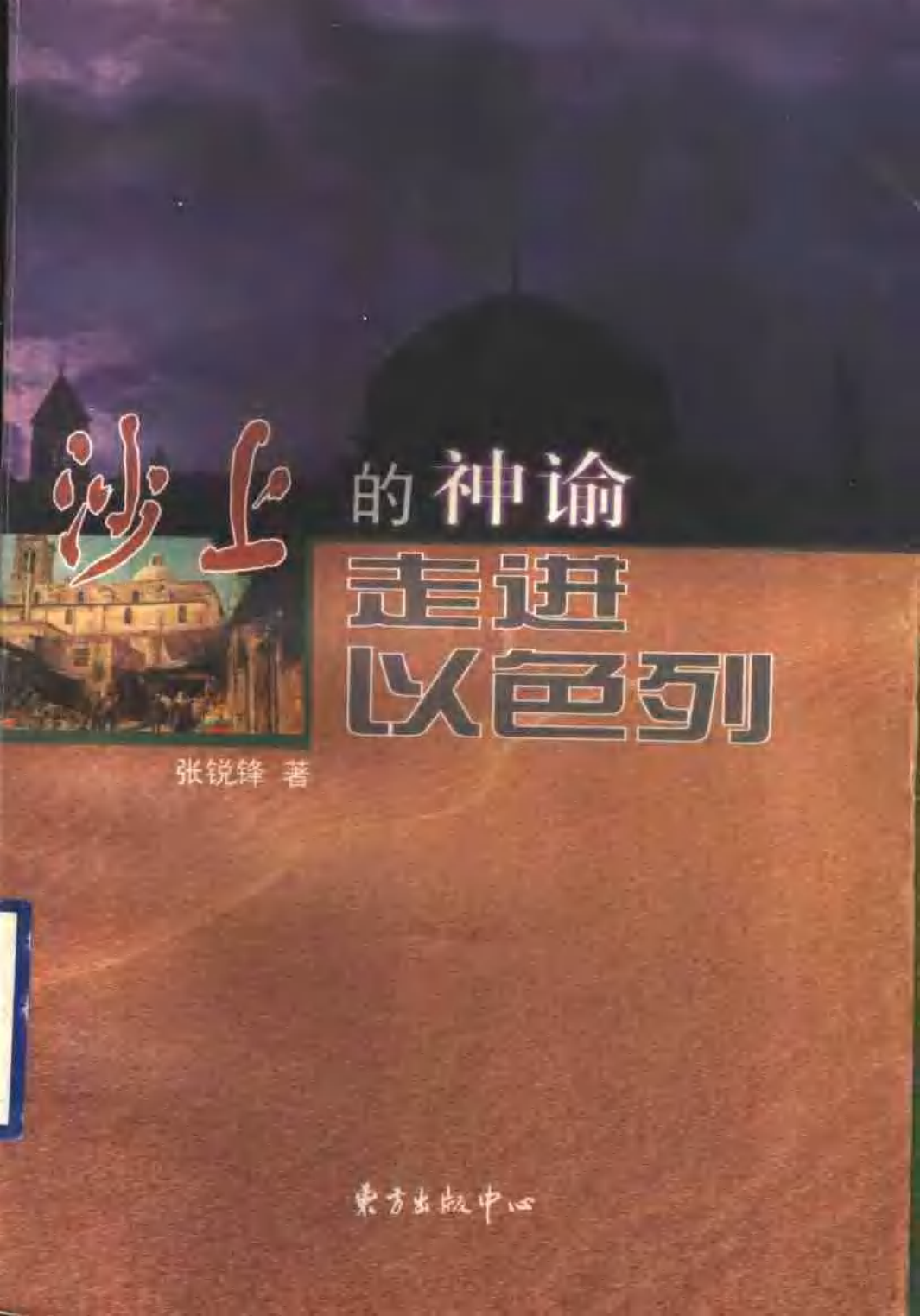




沙上

的神谕
走进
以色列

张锐锋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沙上的神谕

走进以色列

张锐锋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沙上的神谕——走进以色列

张锐锋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182千字 插页2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1-5,000

ISBN 7-80627-380-8/I·130

定价:14.00元

内 容 题 要

本书是当代作家张锐锋在对以色列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游历后，写下的有关以色列的专题性系列散文集。

全书以作者的内在体验为线索，用浓重、凝练的笔调描绘了以色列境内的奇异风情，追溯了犹太民族的苍凉历史。同时，解析其斑驳、灿烂的文明碎片，审视其独特、生动的社会现象，在巨大的时空背景下展示了犹太民族丰富的自然史与心灵史，揭示了犹太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内在间的顺承与共性以及漫长、复杂的历史纠葛与冲突。

其中，《记忆》回顾了希伯来语从濒临灭绝到重新发掘乃至艰难推广的过程，从语言的角度对犹太民族强烈的传统观念与民族意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啊，耶路撒冷》通过对圣城点滴的描绘，挖掘其内在的宗教激情与矛盾，倾听其潜藏的悠远历史的空谷足音；此外，如《沙子》、《石头》、《徒步》等篇都在试图摸索犹太人坚韧不拔的生命痕迹和理想之途，让我们活脱脱地感受到一个完整立体、神秘莫测又饱尝苦难的犹太民族的呼吸与心跳。

全书注重思想性，作者从犹太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对比与差异出发，选取材料，谋篇布局，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间的踟蹰与困惑、窘迫与痛苦使全书充满张力，具有鲜明的文化自省意味，对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人们都将有一种警示作用。

目 录



俯瞰大地.....	1
一座城市和它的灵魂.....	7
沙子	25
细小的事情	33
记忆	43
石头	54
途中及其他	67
吉米	80
感受现实	83
观念的差异.....	106

2 /沙上的神谕

战争与和平	112
啊,耶路撒冷	121
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	135
耶稣的地方	155
死海的重量	165
真正的城堡	175
徒步	188
历史的遗言	211
感情的迷途	222
留恋	228
穿越沙漠	235
 附录:引语(关于耶路撒冷)	 246

俯瞰大地

这是一个孤单的旅行者的内心笔录。它
这不是对这一世界的诉状，而是供词——我所写的也许不足以成为某种证据，但它都是我在长达近一年的旅行中所观察和思考的。我不可能为人们提供外在世界的真实面貌，但也许能够提供我个人的某些思维方式。在一个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域他乡，一切犹在梦中。因而一切又显得不可靠和缺乏佐证。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旅行家徐霞客，他关注的大自然既在他的旅途里又在他的梦中，正是那起初的和梦幻的双重成份铸造了他的魂灵。我同样能够想到那个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他曾亲眼目睹了元世祖忽必烈踏上自己的马镫。还有他的同乡柏朗嘉宾，早在13世纪就踏遍蒙古地区，那时，他在65岁高龄时接受了英诺森四世教皇的旨

2 /沙上的神谕

令,从法国里昂登程出使蒙古。还有法国佛兰德斯的威廉以及阿拉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他们分别以其曲折的旅程来证实自己——历史乃是映照他们的灯烛,而他们又沉浸在这黑暗与光辉交织的轮廓中。这使他们更其真实,这里或许包含着旅行的永恒意义。

我必须承认,我永远不可能准确地描述世界,我所描述的世界永远是我个人的世界,它只与我有关。我羡慕那些可以影响历史的旅行家,而我却仅仅是一个历史里的单独的旅行者,我毫不怀疑自己会被无情的历史所淹没,因而我必须以笔录的方式为自己所铭记。我知道,对于一个渺小的个人来说,世界永远是强大的,它既不可被认识,更不可被驾驭和战胜,以致它的每一小小的伎俩都可尽善尽美地得逞,但我依旧尽心竭力地以我的渺小来反衬它——尤其在一次使我难忘的旅程中,我丝毫未敢忘掉这一点。

我将从我启程的那一天写起。这将是有益的。我预先从犹太人的《圣经》里得到了一些关于我要去的那一地方的点滴知识。在遥远的昔日,犹太人的祖先在摆脱埃及法老的绳缚之后,曾在炎热的西奈沙漠里徘徊了40年。40年间的苦难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民族,并且找到了上帝许诺给他们的流奶和蜜的不朽家园。这样的传说,既有历史的真实成份,又像是最早的关于一个民族命运的历史启示录。我将去这片诞生了《圣经》的土地,在那儿,差不多孕育了世界上所有最重要的宗教。它意味着文明的母腹,它有着最不平凡的历史,在它那里所发生的几乎每一历史细节都与我们息息相关。犹太教徒们坚信上帝曾与他们立约,并用神的指头将永恒的契约书写到约版上,可那约版上究竟写了些什么?这唤起了我观察那块土地的强烈欲望。我将睁大眼睛,可我知道我会有看错什么的时候。北京到

特拉维夫。11 小时的空中旅程。航线将由北转西,绕过正处于战乱中的吉尔吉斯以及整个阿拉伯半岛。由于逆着地球的自转方向,我将经历一个特别漫长的白昼。到那儿的人很少,一架波音大型客机里仅仅有几个乘客,极似一架专机。为什么要绕过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呢?直线并不存在。仇恨与冲突。人性总是习惯于将世界扭曲之后,再去以复杂的方式证明一条直线的抽象存在。我在电视与广播里经常听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枪声。我并不恐慌,总觉得这一切离我很远,我还来得及躲避。一想到犹太人的《旧约》里曾把那片迦南人的土地描绘为到处流着奶和蜜的所在,我就觉得任何一种丑恶的东西都不应发生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然而,恰好相反,从人类第一次犯罪开始,血就没有止息过,就是在那种神圣的经卷里也充满血腥。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中午 12 时多了(北京时间)。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压倒了人的一切想象。

从飞机上看,大地更多地被群山、荒漠、戈壁和许多不平之地所占据。平日的的生活给了我们太多的错觉。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感到人太多了,太稠密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你会因此抱怨并且感到烦躁。可是你要在空中飞行十几个小时,并不停地向下俯瞰(当然必须是晴天),你就会感到,大地对人是格外苛刻和吝啬的,人类能够居住的地方竟是那样少,少得让你吃惊。这似乎要证明,人是软弱者,他必须在群体里挣扎才能忘却自己的虚怯。因而,愈是人群拥挤的地方就愈是吸引人前往,人是人的唯一磁石。世界多么像是乡下人的赶集,多么像是一年一度的古庙会,人的孤独和荒凉感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处所才易于摆脱。看来人们所希望忘却的,其恐惧要甚于战争和毁灭。

特拉维夫古里安机场。在飞机尚未停稳的时候,我透过舷

窗看到了机场上奔驰着的各种车辆,几乎每辆车的顶部都闪耀着警灯。一种紧张的气氛从每盏灯里扩散出来,使人心被躯体包裹得更紧。此前,我几乎在每一天的电视新闻里都能看到这一地方,谋杀和报复,整天袭扰着世人的心灵。我一降落到这里,就感到自己踩住了世界的一根敏感的神经:这是一个让全世界都日夜注视的地方,世界仿佛因为这一小片土地才一直醒着。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整天都在传播着这一名字——以色列。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小小的国家竟然比许多大国有更高的知名度。人们经常谈论它,胜于谈论上帝的次数。显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奇迹一样。

我暂住在地中海边的特拉维夫市本·耶胡达大街近侧。我每天都要在早晨或傍晚到地中海边散步。这里的沙滩洁净而松软,你可以一边倾听大海的喧嚣,一边悠闲地走着。许多人都是这样。我知道我所面对的是一片不平凡的海域,许多伟大的古文明便是依傍这一大海而诞生。不过在你散步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追溯历史,你只是感到自己是一个健康的生存者,你持有一张永不褪色的生活许可证——大海仅仅充当一个见证者。你看到的也许是现实里的似乎并不重要的情景:两个阿拉伯人在海滩上停下来。他们头上戴着耳机,手持一种简单的探测器,好像是战争年代排除地雷的工兵。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海边探测游人遗失的硬币和首饰。这两个阿拉伯人把裤脚挽起,海浪不断地冲刷着他们的双脚。他们专心致专地在海滩上探测着,倾听着海浪里夹杂着的每一丝金属的声音。好在他们总是有所收获。一会儿,他们的脸上现出笑容,金属的异常声息让他们快乐无比——也许那是一种触动人性的声音。他们的身躯就像被大风吹弯的树木那样,弯曲下来,手中的铲子闪着光,掘向海沙。他们不断地把沙子挖开,从那小小的沙坑里捏住了什么。有一

次,我看到一个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我猜想他挖出来的是他并不期望得到的一块废铁。这真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我总是这样沿着海滩走着,脚下的感觉异常舒适,如同踩在大大的面饼上一样——在这样的地方诞生任何文明都不足为奇的。海浪的噪音汇成一片嗡嗡之声,一层又一层的白浪卷上来,又退下去,这有如人类历史的某种节奏。

我还看到海浪摔到防波堤上的样子。大海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弓起脊背,像一头西班牙斗牛拼死地向岸上冲来。它呼吸着——更确切地说,是呼啸着,以它变化着角度的犄角抵到防波堤上,一道坚硬的石头栅栏,突然挡住了它。轰地一声巨响,海浪掀起了那种类似爆炸的形状,随后便在一片白云里消散。从特拉维夫的阿伦比大街的端点看那历史悠久的古城雅法,教堂的尖顶,古堡似的石头建筑,罩在一片水雾中,仿佛是一艘刚刚露出水面的被打捞上来的古代沉船。实际上,特拉维夫与雅法已经由各种各样的建筑连接起来,你已经难以把这两座城市分开。如果我们硬要找到两者的分界,那么我们必须到历史里去寻找。

从地图上看,地中海仅仅是一片平凡的海域。它毫无奇特之处。但它在地理学意义之外却显得耀眼极了。它不愧是人类文明的不朽摇篮。希腊文明以及这块诞生了《圣经》的土地,都是这活跃的海浪冲刷和孕育出来的。在这海滩上,无数闪耀着太阳的贝壳隐藏着神秘的历史。我从中国出发之前就曾对着地图发呆:我要到那个地方找寻什么?以色列——这块被称为“上帝的赐地”的地方,其形状极像一把短匕,它深深地刺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交接的狭窄地带,仿佛这就是它使全世界感到每日疼痛和不安的原因。我们不妨仔细审视这块使人类骄傲自豪又使人类惶恐的版图吧,它的刀尖顶到了红海之滨,而那刀柄

似乎在远古时代就锈蚀在黎巴嫩的香柏树丛里。的确,远在《圣经》诞生之前,这里就一直在流血。我们只要在《旧约》的开端寻找答案,就可以知道,是上帝对献祭的挑剔,挑起了人类最早的谋杀:该隐杀了其兄弟亚伯。上帝仅仅在该隐头顶立了记号,从而保护了人类的祖先,但将罪恶的标志永立在人的头顶——人与罪,便再也分不开了。

看来,我似乎要找寻人类罪恶的源头,然而这也正是文明的源头。罪恶与文明是一对连体婴儿,没有什么超凡的外科手术能将它们分开。尽管我们确信,拯救是始终存在着的,然而那拯救的力量有多大?离特拉维夫不远的宗教圣城耶路撒冷至少被毁灭了八次以上,最后一次被毁是在罗马帝国时代,那时,耶稣诞生已经 78 年了。可是就是在这样频繁的毁灭之间,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毁灭的魅力是宗教的魅力所在,残酷的东西往往会给人类刻上极其深刻的烙印,血是铸造不朽的原材料之一。大海仅仅是苦咸的见证,这样的见证永不下枯。

这就是我渴望见到这里的一切的原因吗?

一座城市和它的灵魂

特拉维夫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像一颗坚硬的心脏使大海的身体一次次激起波澜和青春的冲动。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09年才开始孕育。这座希伯来城市被海风吹拂着,环境优美,漂亮的建筑群像一道彩虹环绕着地中海岸。在这里,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可见到,显然这是一座真正的国际性城市,人口已逾130万。然而让人感到,那建筑的规模远远大于人口数所应占据的规模。在以色列,一般地,几乎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也许,我已习惯了中国式的认识方法,在中国,一座城市据称有多少万人口,然而建筑的规模却很小很小。你只得深入到每家每户,才真正知道这城市的含义:一家几代人挤在几十平方米的风子里,一切都是浓缩了的。据说,特拉维夫市的建筑,受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欧美工业化国家流行的国际风格影响。出生于瑞士的法国现代派建筑理论大师柯布西耶曾对“国际风格”进行了几点归纳：(1)底层透空，排柱支撑上层。(2)屋顶平台化，并设有顶棚，形成庭院或半露天起居室。(3)建筑的无装饰立方体外形。(4)大面积玻璃与钢骨水泥结构。(5)建筑物的类机器形式。

因而，在特拉维夫的各种建筑上都可以看到上述印记。底层排柱把一座座白色的建筑支撑起来，像东南亚的马来人设在海边的房子(马来人这样造屋仅仅是出于防潮湿和防止海潮上涨时淹没)，这使得新鲜海风吹遍整个城市。也许，这种建筑式样使这里的小气候得以改善，使居民们感受到清爽的自然气息。傍晚时分，平台庭院使老年人坐在躺椅上极目远眺，沉思着孤独的人生之旅；而在清晨，孩子们就可以在这里受到朝日的沐浴。这使我想到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仅有的一片阳台都要封闭起来，为的是扩大居住面积。城市里很少空地，谁也不去注意太阳，而只是打招呼时谈论一下天气(这不过是乡村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性问候)。从飞机上俯瞰，特拉维夫的白色无装饰立方体仍为建筑群的主体。让人感到某种宁静和稳定的气氛，仿佛一只超世俗的手在海边布设的洁白的棋子。然而，你真正置身于它的街道上，你才相信它的繁华和躁动不安。每辆汽车都在红灯前紧急刹车，一会儿绿灯出现，便立即爆发出那种加速的“呼”的声音。那种节奏成为这座城市真正的节奏，你不管走到哪里，只听到：呼——呼——呼——呼。我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见过汽车有如此之快的速度，并且这里的道路并不宽敞。公共汽车是那种德国造的宽大豪华的大型轿车，其速度有时超过各种小轿车——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惊异于如此巨大的城市，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你见不到

什么交通事故和打架斗殴,见不到摇摇晃晃的醉汉(这里的人们几乎不饮酒,尽管饭店里的酒柜上摆放着各种欧美名酒),深夜时分,漂亮的女郎依然毫无顾忌地在大街上行走。人们每过街道,都注视着允许通行的灯标,绿灯闪现,横过马路,肯定是安全的。这街市上红绿灯的交替闪现都经过了精密地计算——否则,怎么会有这样有条不紊的生活呢?看来,现代化就意味着生活的精确化,精确的运算,精确的行动,精确的预料,精确的结果。这座国际性城市的灵魂是:精确。

谁能想到,这座城市的建立颇类似于一个神迹。1909年,一个海港古镇雅法居住了60户犹太移民,每户出资20法郎,竟然想到雅法古镇荒郊的一大片沙丘上建立一座自己的城市。在我们看来,这种想法完全是荒唐可笑的,然而重要的是,他们这样梦想,并且这样去做了。他们要在雅法以北的荒沙里建造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城市——希伯来城市。一个人梦想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已经够荒唐的,60户人集体去梦想同一件事简直匪夷所思!有哪个民族有那么60户人一块儿去梦想过一件几乎无法实现的事呢?哪怕十个人也行。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奇迹的开端。就像当初有人提议建造巴别塔那样,上帝因此会感到巨大的恐慌。这60户犹太人家的老人、孩子、妇女都来到这片不毛之地。他们不相信其他民族的那些关于“沙子上能立住什么呢”的谚语和古人的劝诫,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梦想会落空。地中海上吹来的风是那样炎热、咸湿,很快就使他们的身上充满了粘乎乎的汗息。夏日烤着这些上帝的羔羊们,仿佛他们原是为亚伯拉罕的孩子在上帝预备的祭坛上。他们的鞋子里灌满了沙子,双手仍在不停地盖房子。在这些沙丘上每挪动一步都很费力气,何况要建起一座城市。以后,当他们真的建起这些房子后,难道就居住在这里吗?难道在干了一整天的苦活儿之后

还要再拖着疲惫的身子步行几公里回家睡觉吗？碰上雨天，道路泥泞，也这样一趟趟往返于住所与他们做工的古镇之间吗？而且，孩子们要到镇上去上学，让他们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吗？何况还有安全问题。然而，生活的远景排除了眼前的忧虑。他们都是一些胸怀广大的人，有着未来远景的人，现实即使再沉重，但有着未来作为磐石般的底座。只看见现实的人是没出息的。这60户犹太人就从沙丘上看到了楼房、街道和花园，看到了汽车和别墅，看到了天堂——他们看到的唯一现实是，登上这天堂需要经过一道“窄门”，这是上帝唯一为人预备在眼前的东西。

他们都很穷，每户的收入仅够糊口。为了实现他们宏伟的梦想，他们到处借贷。经过曲折的努力，终于感动了犹太民族基金会，给予他们30万法郎的贷款，这使他们得到了很大鼓舞。巨大的劳动开始使死寂的荒滩显示了某种悲壮的活力。一个又一个的荒丘铲平了，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骆驼、毛驴、手推车把沉重又不易装载的沙子填到沟壑中去。海滩下堆起了巨大的石堆，这将作为这座未来希伯来城市的基础。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破碎机，解决了石头加工的问题。

劳动虽然痛苦，但因为未来的魅力，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一切，并且在这沉重的忍受里升腾起欢乐。犹太人是很少唱歌的，即使唱，那歌也是很忧伤的。哪怕是他们献给上帝的颂歌，也充满着忧伤。在异乡流浪的千余年间，他们几乎不唱歌，只保持着悲愤的沉默、严肃的等待和虔诚的祷告。他们曾在《旧约·诗篇》中这样说：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城里，掠夺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但是，未来的希伯来城给予他们巨大的激情和欢乐。在风沙扑打着的工地上，升起了劳动者的歌声。他们还雇佣了别的犹太移民来参加劳动，条件是将来更多的新居落成之后这些受雇者可以优先得到。终于，第一条道路建起来了，男人、女人、孩子、老人们，从雅法古镇上来到这里，把一双双脚蹂躏到坚硬的路面上，他们兴奋地观看着这奇迹：他们的脚不会陷到沙子里去了。

在建设者的行列中，有一位名叫列希金的年轻人，他白天干活，晚上认真地写日记。他把这一切都写了下来。他亲手建造着这座城市，修筑一条又一条街道，并且栽了一棵又一棵树。又亲眼看到人们怎样一户户欢天喜地地迁入新居，他们站在阳台上仔细地欣赏着自己的小花园，强烈的阳光使这些城市里最初的居住者眯起了眼睛，他们从那眼皮下细长的缝隙中感到了生活里的彩虹，在远处，而不是在近处，照耀着。一棵棵树木长高了，人们进一步地，开始在树下纳凉。考虑到将来的发展，街道修筑得很宽，他们一开始就想得很远，很远，但不是很渺茫，这就是这座城市最早的特征。列希金把这些生活中不朽的事实，仔细地写在自己的小本上，这成了这座城市日后的最珍贵的资料之一，也是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精神见证：当初的艰苦卓绝的劳动，详细地以文字的方式凝聚在一本日记里，它的背后隐藏着每户 20 法郎为基础的 60 户犹太人梦想着的上帝的天国。这个天国以列希金的名字收藏在博物馆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作